

巴西島，漂流\*  
ブラジル島、漂流

今福龍太

Ryuta IMAFUKU

朱惠足 譯

translated by Huei-Chu CHU

from **Blasil** the Brast to our povotogesus  
potocall...

(Joyce 1992[1939]: 316)

from the land of breach of promise  
with Brendan's mantle whitening the  
**Kerribrasilian** sea...

(ibid.: 442)

on the island of **Breasil** the wildth of me  
perished and I took my plowshure sadly,  
feeling pity for me sored.

(ibid.: 549)<sup>1</sup>

在喬埃斯(James Joyce, 1882-1941)全長628頁，將近20萬字的大

---

投稿日期：2018年10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6月18日。

\* 摘自：今福龍太。2008。《群島—世界論》，東京：岩波書店。

1 強調為引用者所加。

## airiti

作《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 1939)的文字大海當中，不可思議的島嶼「巴西」海市蜃樓般搖晃著斷斷續續出現了三次——突如其來地。有時拼成Blasil，有時拼成Brasil或Breasil，每次出現時，重複著些微變異。在喬埃斯式的想像全新創造的未知世界地圖中，逐漸形成迷人的聲音群島。我的雙耳不由自主地特別被喬埃斯作品中這個「巴西」音的變異所吸引。

毋須贅言地，《芬尼根守靈夜》正是一部由稍微滑動拼音——將Samoa寫成Samoanisia、Tasmania寫成Tosmania，或是將orinoko（河）寫成oronoko——巧妙地將全世界的島嶼或河流從固有的地理學剝離，將（正因不存在於任何地方，而可能存在於任何地方的）「都柏林／世界」本身無數的架空名詞加以繁衍繫合之作品。若是如此，巴西這個國名在書中歷經多重變奏，或許看似理所當然。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如果說，只是將orinoko改拼為oronoko，在日本神話中登場的起源之島「自凝島（onokoro）」便隨即傳喚至我們的聯想之海，那麼，在喬埃斯的世界地圖中，orinoko以oronoko為媒介，就能直接與自凝島的onokoro相通。高天原的伊耶那岐及伊耶那美持矛穿刺凡界的渾沌並將其攪拌，從矛尖滴落的海水之鹽堆積而成的記紀<sup>2</sup>創國神話之舞台的自凝島，在喬埃斯的世界當中，出人意料地出現在南美的大河河口。

假使說那樣魅惑人的空間錯置是《芬尼根守靈夜》耀眼的神聖法則，那麼，在「巴西」此一音聲變異的背後，想必隱藏著更豐富的

---

2 譯注：日本早期的歷史書《古事記》與《日本書紀》。

關連性。爲了加以探索，我們必須進入連結愛爾蘭與巴西的泛太平洋神話傳承世界。首先，我關注到，《芬尼根守靈夜》中對於「巴西」具變異性之援用，都是以與海或島的意象密切關聯的方式而出現。如果我們考慮到，現在的巴西是個占南美大陸將近一半面積的巨型大陸國家，島或海的聯想本身與巴西既有的形象便產生了矛盾。爲了解開這個謎，我們必須先回到「巴西」這個國名的由來。

巴西是在1500年，葡萄牙人航海家卡布羅(Pedro Cabral, 1467-1520)爲了獨占胡椒利益，計劃航行繞過好望角的亞洲航路，利用海流抵達非洲南部，卻往西繞過頭而偶然「發現」的土地。在這個偶然發現的大陸的海岸地帶，遍地茂密生長著堅硬的紅色灌木巴西木(pau brasil)，可作爲優質紅色染料的原料。這種豆科蘇木實用樹木的存在，使得巴西具有了歐洲初期殖民地的利用價值。葡萄牙人殖民者將這種樹木稱爲pau brasil，pau是樹木，brasil則來自於葡萄牙語的brasa（火紅木炭），這個名稱大概就是「如燒得炙烈的木炭之火紅色樹木」的意思。從語源來說，用來稱呼這種樹木的名稱「巴西」，不久之後便成爲生產該樹木的國土之名而受到廣泛使用，成爲巴西國名的起源。從巴西木提煉的紅色染料被稱爲brazilin，現在已成爲一般通用的名詞。

然而，就我看來，此一普遍流傳的「巴西」語源之說，是個無視於大西洋宏大神話傳承之關連性的不完整說法。至少從14世紀初期開始，在愛爾蘭就已經存在所謂Brazil或Hi-Brazil的遠方海上理想鄉、蓬萊仙島之口傳。據說Brazil來自塞爾特族傳統姓氏Breasal，

# airiti

Hi-Brazil則來自「Breasal家族後裔」之意。然而，消逝的樂園之島Hi-Brazil之傳說，其實也籠罩在歧義的霧靄當中。

Hi-Brazil的故事可回溯至西元五世紀末出生於愛爾蘭西南部湖沼地帶的修道士聖普勞提烏斯(Caspar Plautius)之航海冒險記傳說。根據拉丁語著作《聖普勞提烏斯的航海》(*Nova Typis Transacta Navigatio. Novi Orbis Indiae Occidentalis*, 1621)之紀錄（從西元九世紀左右開始有大量手抄本流傳而為人所知），聖普勞提烏斯早期作為塞爾特人修道士，在愛爾蘭西部的康諾特與阿倫群島持續進行鑽研，進而從蘇格蘭、威爾斯到布列塔尼半島進行宗教遊歷的船旅，是個獨特的聖人與航海者。根據航海譚的傳說，西元530年左右，普勞提烏斯在愛爾蘭西邊遠方的航海途中，發現綠意盎然的「樂園之島」。普勞提烏斯認為這個島是「聖人承諾的福地」，在中世紀以後的世界地圖當中，不知從何時開始，「普勞提烏斯之島」的地名出現在大西洋上。然而，沒有人能夠找到這個島的確切地理位置。之後，甚至有學說主張將美洲大陸最初發現者的榮譽，授與早於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 ?-1506)千年的普勞提烏斯，由此可知，「普勞提烏斯之島」的所在地充滿謎霧。<sup>3</sup>

一般認為，聖普勞提烏斯的大航海與宗教的使命感及探究有關，

3 關於Hi-Brazil以及聖普勞提烏斯航海的相關經過，主要參考以下的文獻並考察新的解釋之可能性：

Johnson, Donald S. 1994. *Phantom Islands of the Atlantic: The Legends of Seven Lands That Never Were*. New York: Walker & Co.

Delumeau, Jean. 1992. *Une histoire du paradis: Le Jardin des délices*. Paris: Fay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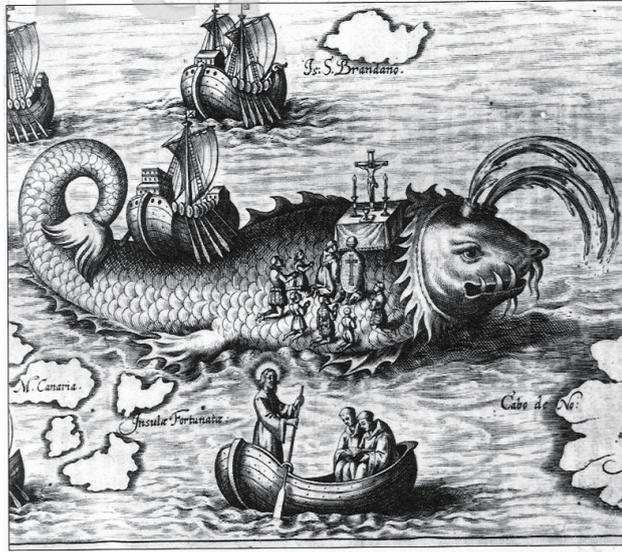


圖1 (原文229頁)

在鯨魚背上舉行彌撒的聖普勞提烏斯(Plautius, 1621)。根據傳說，在傳教航海的途中，傳教士們在聖普勞提烏斯之島更遠處的另一個樂園之島上陸，正打算舉行聖週的的彌撒時，島嶼的地面突然開始晃動起來。原來他們上陸的島是鯨魚的背。或許這個傳說所想像的是，海市蜃樓般浮浮沉沉的 Hi-Brazil，以及泳游大海的最大型海獸鯨魚之間象徵性的連結。

但愛爾蘭西部的塞爾特人有著西邊海上盡頭的「蓬萊仙島」(Tir na nÓg)民間傳承，似乎使得普勞提烏斯發現的島與Hi-Brazil不知不覺地在民衆的想像力當中逐漸合而為一。在阿倫群島居民的傳承當中，直到20世紀初為止，都流傳著Hi-Brazil為遙遠西方海上的樂園之島，長年籠罩霧中從不現身，或說沉沒海中每七年才出現於海上一次。這個塞爾特傳說廣泛傳播於歐洲各地，從14世紀中期左右開始，Brazil或Hi-Brazil的名稱被描繪在世界地圖的大西洋上。Hi-Brazil也明確標示於哥倫布當年用來航行、「發現」美洲的

## airiti

托斯卡內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1397-1482], 1457)著名的世界地圖當中。就這樣，塞爾特人想像力的彼方形成另一個亞特蘭提斯(Atlantis)<sup>4</sup>之島的意象，回響著brazil的各種變異形態，成為歐洲人——尤其是愛爾蘭人——世界意識深部持續迴盪的神秘聲響。

卡布羅「發現」的巴西樹之島「巴西」與愛爾蘭西方海上的樂園Hi-Brazil，藉由它們聲響上驚人的近似性，作為大西洋上的記號，在某個時間點接觸與相遇。將國名巴西的起源直接求諸於塞爾特族（蓋爾語）的Hi-Brazil顯然操之過急，然而，對於富含無止盡貴重紅色染料的未知大地(pau brasil)之想像力，以及對於大西洋上翠綠樂園(Hi-Brazil)之想像力，兩者在殖民時代初期某個時間點達成鬆緩的結合——這樣的想法是很合理的。不管是揭開殖民時代序幕的航海者／發現者哥倫布，或是卡布羅，都掌舵航向幻想中的Hi-Brazil大海，在同一個海上，發現了他們各自的「樂園」。進而藉由不可思議的偶然與聲音的一致性，其中一個樂園變成名為「巴西」的國家。蓋爾語與葡萄牙語在其深底互相迴響，海市蜃樓般浮沉於海底的不可思議混淆語之島嶼巴西……。

本文開頭提及喬埃斯《芬尼根守靈夜》中「巴西」讀音的啓發性變奏，讓我深深感受上述隱含多個水脈的傳承之群島式連接，隱忍不住內心的激昂。「從疾風的巴西到自我民族的命題之港……」此

---

4 譯注：柏拉圖(Plato)最晚年的著作《克里特阿斯》(*Critias*)和《提邁奧斯》(*Timaeus*)兩本對話錄中提及的傳說之島，為具有高度文明的古老大陸，然而，在9000年前突然遭遇地震和水災，不到一天一夜就完全沒入海底。

一說法中蓋爾語“brasil”、葡萄牙語“povo”（民族）、“proto”（港）與英語“portuguese”、“protocol”（命題）的迴音，就此成爲喬埃斯在烏托邦幻想與現實國家之間的思想往返。除了明確提及聖普勞提烏斯與「承諾的福地」，喬埃斯將葡萄牙殖民者與其後裔眼中「承諾的福地」——現代國家巴西納入視野，透過前所未有的語言特技，往返於他開拓自身作爲亡命者的烏托邦思索平台之出發點（愛爾蘭）與歸結點（世界本身）之間。

喬埃斯有個饒富趣味的作品，足以顯示從創作初期他對於Hi-Brazil的重層意識，已作爲核心主題明確浮現——散文〈阿倫島漁夫所見的海市蜃樓：戰時英國的安全閥門〉（“The Mirage of the Fisherman of Aran: England's Safety Valve in Case of War”, 1912），1912年9月5日當他居住在特利亞絲特(Trieste)時，以義大利文刊登於報紙*Piccolo della sera*。這篇文章以旅行遊記的形式，記錄了喬埃斯於當年夏天返鄉，與妻子諾拉兩人短暫造訪阿倫群島(Aran Islands)時的印象，從當中可觀察到喬埃斯以其特有的屈折視線，顛覆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sup>5</sup>與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sup>6</sup>筆下，阿倫島作爲古塞爾特民族的文化搖籃地化爲永恆的原始意象。

---

5 譯注：葉慈，愛爾蘭詩人、劇作家，192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20世紀文學乃至愛爾蘭、英國文學均有重要地位，愛爾蘭文學復興(Irish Literary Revival)的推動者，也是艾比劇院(Abbey Theatre)的創辦者之一。

6 譯注：辛格，愛爾蘭詩人、劇作家，是愛爾蘭文學復興的重要人物，艾比劇院的創辦者之一。成名劇作爲*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1907)。

這篇文章寫於愛爾蘭西部蓋爾語地區（同時也是他妻子諾拉 [ Nora Barnacle, 1884-1951 ] 的故鄉）的高爾威(Galway)，文章的敘述始於一艘從高爾威出港前往阿倫島主要島嶼伊尼什莫爾島(Inishmore)的蒸氣船上。混雜於當天往返阿倫群島的旅客當中的喬埃斯，將目的地阿倫島的島影稱作「如同在大西洋灰色水中微憩的巨大鯊魚之神聖島嶼」，並令人印象深刻地寫著，島上的人長久以來慣稱大西洋為「太古之海」。對於懸浮於英國（不列顛島）西方邊境愛爾蘭更西方邊陲的島嶼而言，更往西方開展的大海為延續至世界盡頭的未知之地，因而成為具有某種始源性的母胎空間。朝向作為始源的西方，投以民俗想像力的視線之後，喬埃斯突如其來地重新面向東方，也就是高爾威灣的方向，針對計劃中的高爾威新港，以及可望實現的大西洋橫貫航路之未來，展開實際的討論。喬埃斯手中似乎攤開著推動此計畫的組織所製作的附有地圖之手冊。喬埃斯一邊看著地圖，一邊介紹以下夢想：若將大西洋最突出的歐洲港口高爾威以及加拿大東邊新斯科細亞省的港口哈利法克斯(Halifax)以蒸氣船連結，航程只需三天十小時，相較於英國利物浦(Liverpool)或南安普敦(Southampton)與波士頓 / 紐約之間的既有航路，一下子縮減了幾十個小時。這不只作為連接兩大陸間的最短航路而受到重視，在經濟方面，愛爾蘭也能成為英國從美洲大陸輸入穀物的玄關，促進邊境的發展；同時，這條航路在戰時也能作為英國、愛爾蘭運送物資的安全閘門發揮功能。如上解說之後，喬埃斯針對蓋爾語與塞爾特文化聖地的高爾威區域之未來展望，記述如下：（圖 2）（圖 3）

年老逐漸沒落的小鎮或許能重新站起來，新世界的財富與能量將會透過此一新動脈，注入失血的都柏林！歷經十世紀的時間，迷惑聖普勞提烏斯追隨者的阿倫島貧困漁民之海市蜃樓再次出現於遠方，在海洋鏡面上模糊晃動。(Joyce 2000: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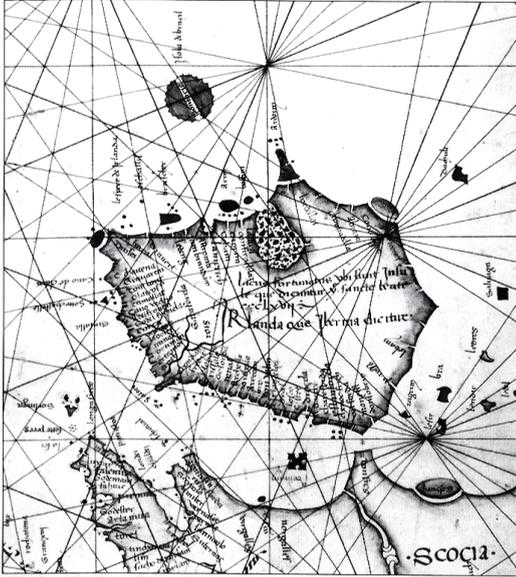


圖2 (原文233頁上)

在威尼斯製作的英國諸島地圖 (Benincasa, 1473)的一部分。在愛爾蘭島西海岸明確繪有成奇妙圓盤狀的「巴西島」(Isola de braç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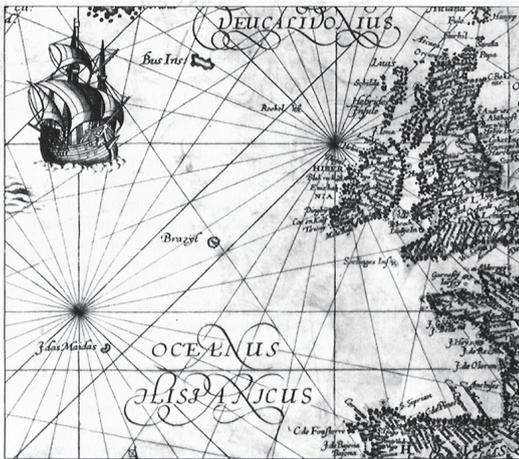


圖3 (原文233頁下)

「發現」新大陸以後，地圖上的大西洋仍可看到保留了圓形的巴西島，只是位置有些許變動。

## airiti

在此，喬埃斯將阿倫島民重新定義為繼承聖普勞提烏斯冒險精神（幻想）的人們，並明確召喚阿倫島民想像中大西洋西邊遠方Hi-Brazil海市蜃樓晃動的歷史。那樣的樂園幻想，想必是因著英國的殖民地化，不斷被驅逐到不列顛島更西邊的塞爾特人的集體無意識，佇立於再也無處遁逃的西方孤島絕壁上，將新的希望寄託於更西邊的海上時，所產生與強化的。因為，群島的脫島之行是一種逃避，同時也是一種希望。從這個角度來看，Hi-Brazil呈現了閃爍於受虐者內心最深處的原初光明之領土。

在這篇散文中，喬埃斯介紹了他與住在阿倫島石牆巷弄角落叫做奧弗拉赫蒂的男人之對話。他寫道，蓋爾語使用者的男性不流暢英文的錯誤語法，「就像是從人類領悟的心情最深處傳來的」聲音。喬埃斯將辛格也曾留意到的阿倫島民與海洋的宿命關係，感知為人類屈從於超越人類的巨大力量時的普遍條件，而非停留在阿倫固有的區域性、日常感情之層次。就這一點來說，喬埃斯觀看阿倫群島的視線，與其說是辛格般的鄉土之愛，不如說是受到人類的普遍性關懷所支撐吧！同時，作為「現代」人的喬埃斯充分了解到，即使Hi-Brazil的幻影披上文明的外衣，以新港口建設與航路開拓之形式出現，從西邊而來的海市蜃樓之榮華，恐怕會越過阿倫島居民上方，直接奔向東方的都會吧！正如〈阿倫島漁夫所見的海市蜃樓〉的標題所示，高爾威的小鎮終究沒有出現突如其來的景氣。

包含阿倫群島訪問在內的1921年愛爾蘭之行，成為喬埃斯最後的歸鄉之旅。從那之後到他死之前的29年期間，他流寓於特利亞翠

airiti

絲特、蘇黎世與巴黎等地，在愛爾蘭以外的地方生活，成為名符其實的流亡者，但持續書寫以愛爾蘭／都柏林為舞台的小說。然而，喬埃斯對於廿世紀初期愛爾蘭文藝復興與國族主義高漲的民族主義氛圍感到窒息而出走，並非否定鄉土島嶼，而是在殖民地狀況下，個人作為「民族」的主體性選擇，以度過「現代」困境的生存之道。喬埃斯最奇特、刺激的地方在於，他的生存方法論是透過前所未有的語言實驗進行，從內側撕裂故鄉與流亡地既有的緊張關係，使都柏林超脫成為「世界」本身。透過語言，在自身內部創造「世界」——此一不符常理的作業過程，讓他將摯愛的「都柏林」化為一種寫生，珍藏於自身內部。喪失的島嶼突然浮現於他腦中的海洋上。

如果說，阿倫島之旅導致喬埃斯意識中與愛爾蘭最後的物理聯繫解體，那麼，他在數年前的短篇小說〈死者〉(“The Dead”)當中，已經明確寫下預告。這篇《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書末的著名短篇，是在喬埃斯短暫造訪羅馬後回到特利亞絲特，1907年春天於該地書寫完成的，喬埃斯時年25歲。

古老的愛爾蘭傳統與英國的生活方式、民族主義與親英主義、天主教與新教、地方與都市——《都柏林人》鮮活再現國家流動期蜂湧而來的衆多糾葛中，陷入麻痺的世紀初期市民階層日常生活型態。書中十五個短篇中，特別冗長的〈死者〉不僅是該短篇集中的翹楚，同時也是個優異的預言性作品，為喬埃斯接續的《尤里西斯》、《芬尼根守靈夜》等多數作品預備了好幾個本質性的母題。這個作品以年老的摩肯姊妹與她們年輕的姪女瑪莉珍，為了慶祝都

## airiti

柏林冬季的「十二夜」（聖誕夜後第十二天的夜晚，慶祝神的顯靈之祭典）而固定主辦的家庭宴會為故事舞台。

《芬尼根守靈夜》當中極致綻放的饗宴之故事母題，在〈死者〉當中，藉由親戚朋友樸素循禮的小型宴會而展開。然而，小說一開始，便針對前來參加宴會的賓客之個性，分別進行敏銳的描寫。從客人推開玄關門扉，脫下覆滿大雪的大衣或雪鞋整理儀容，到步上通往二樓的階梯，跟宴會主人的兩姐妹打招呼為止的這段時間，訪客互異的言談舉止巧妙突顯當時作為都柏林人的種種困苦與細微歡悅，以及他們的差異性與同質性。

狹小客廳的舞會、瑪莉珍因急促而有些不順暢的鋼琴演奏、年老的姐姐朱莉亞叔母細脆聲音演唱的歌曲〈待嫁新娘〉（“Arrayed for the Bridal”）、神秘主義的詩歌朗誦等餘興表演接續進行，烤鵝的盛宴結束之後，賓客代表賈柏瑞以愛爾蘭美德「款待」為主題的致詞溫暖了老姐妹的心。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如往常一般的宴會當中，只留下「時間」又刻畫了一年印記的感觸。從一開始就可隱約感覺到，作為時間歸結的死亡陰影，如飄渺的煙霧一般籠罩著整篇小說。

〈死者〉故事中，以內斂的文體細緻描繪兩姐妹的外甥、任教於大學的賈伯瑞·康諾伊與妻子葛瑞塔在宴會進行中的微妙心境變化與乖離。尤其是賈柏瑞些許浮躁的內心波動，透過喬埃斯特有的「意識流」編織至敘事文的文體併用而鮮活呈現。可想而知，賈柏瑞的人物造型深刻反映了喬埃斯自身，美貌內斂的妻子葛瑞塔隨著

airiti

故事進行而揭露的個人往事，也因而直接投射喬埃斯妻子諾拉的過去，亦即她在高爾威時代的戀人之死、成為喬埃斯內心傷痛的故事。結為連理多年的妻子開口道出丈夫一無所知的過去，戳破了賈柏瑞騎士精神式的自我欺瞞；對於眼前作為他者的女人之已知與未知的不可思議混合中，男人同時感覺到對於自身歸屬的鄉土愛爾蘭之愛情與疏離。

短篇〈死者〉當中，以象徵的形式提及阿倫群島。客人之一的艾佛斯小姐敏銳得知賈柏瑞在親英派的報紙上寫文章，揶揄地稱呼他為暗指英國支持派的「假英國佬」(West Briton)，並藉由邀請他同訪阿倫島的方式，審問他的反民族主義態度。

—喔！康諾伊先生，你今年暑假要不要跟我們去阿倫群島旅行？我們要在那兒待一個月。置身在大西洋，一定很有意思。你應該要來。[……]如果葛瑞塔也來，那就更棒了！她的老家不是在康納吉特嗎？<sup>7</sup>

—她的家人住在那裏，康諾伊簡短地答道。(Joyce 2009: 244)

針對與妻子諾拉同為高爾威出身的葛瑞塔之西邊（愛爾蘭的、蓋爾的）出身，賈柏瑞（喬埃斯）模糊其詞地勉強迴避，試圖藉此拋棄他自身內部對於「愛爾蘭」的執著。他表示，夏季的旅遊地已經決定了，將會去法國、比利時或是德國一帶，拒絕了對方的邀請，愛國者女性則益加狡獪地繼續盤問：

—難道你就不用去接觸自己的語言嗎？—愛爾蘭語，艾佛斯小姐問道。

---

7 編注：原文以英文原本標註頁書，此處標以中譯本的頁數。下文《尤利西斯》亦同。

## airiti

—哦！賈柏瑞說，說到這點，你知道，愛爾蘭語並不是我的語言。(ibid.: 245)

痛苦承受著試圖以國土(land)、民族(people)、國家(country)等抽象概念的認同，接連收編個人的國族主義暴力，受到詰問的賈柏瑞突然強硬反駁，忿恨地說：「老實告訴你，我早就厭透了我的國家，厭透了！」艾佛斯小姐質問他理由何在，看他答不出來，便以自信的得意模樣對他說：「當然啦！你無話可說。」最後在他耳邊低聲說：「假英國佬！」而後離開了宴會會場。這名女性以兔子般的眼睛毫不留情地瞪視著他，威脅到他作為愛爾蘭人之存在，進而將不愛國者的標籤決定性地貼在他的臉上，羞辱他之後揚長而去。面對這樣的女性，賈柏瑞覺得很不舒服，卻也無法完全否定對方的說法。不久後，葛瑞塔關心地詢問丈夫：

—你和艾佛斯小姐在談些什麼？

—沒談什麼，賈柏瑞悶悶不樂地說，她要我去愛爾蘭西部走走，但是我不想去。

他太太聽了高興地直拍手，忍不住雀躍。

—呃！去，去，賈柏瑞，她叫了起來。我好想再去看看高爾威。

—要去，你自己去，賈柏瑞冷冷地回答道。(ibid.: 247)

就連妻子葛瑞塔想要探訪故鄉的純真欲望，也無法動搖賈柏瑞。小說中援用愛爾蘭西部、阿倫群島等地名，當然是因為那些地名作為保存愛爾蘭塞爾特傳統最後的據點，被塑造為民族主義的精神象徵。喬埃斯曾對辛格的阿倫島之旅及相關戲曲作品給予酷評，對於

## airiti

他而言，西部之旅意味著選擇自主性流亡的他在信念上的敗北。<sup>8</sup>

然而，〈死者〉最後以急促的節奏，描寫了賈柏瑞突如其來的挫折與覺醒，與小說之前宴會場景的和諧開展形成極大對比。宴會的離別之際，男高音歌手唱了一首西部地方的民謠〈來自奧克林的少女〉（“The Lass of Aughrim”）。正踏上歸途的葛瑞塔在樓梯聽到了這首歌，凍結般地停止一切動作；在返回旅館的馬車上，她的表情也顯得心不在焉。抵達旅館換上白色睡袍的葛瑞塔，面對察覺妻子異狀反應的賈柏瑞之詢問，緩緩敘說自己在「西邊」的過去。在高爾威度過的少女時期，有位體態纖細的青年麥克·費瑞曾傾心於她。他們常一同外出散步，青年善於歌唱，以清澈的聲音為她演唱〈來自奧克林的少女〉。他患有胸腔疾病，接觸到外面寒冷的空氣可能招致死亡，但青年帶著覺悟，在葛瑞塔出發前往都柏林之前來見她，在庭院的角落不斷顫抖。她抵達都柏林的一週後，接到青年的死訊。「他是死於肺結核嗎？」賈柏瑞詢問，葛瑞塔帶著斷定的語氣回答：「我覺得他是因我而死的。」

---

8 在現實生活中，喬埃斯確實有一段時間對於辛格的阿倫島相關的劇作抱持否定的態度。1902年底喬埃斯在巴黎第一次與葉慈碰面時，葉慈在他面前稱讚辛格的作品為「希臘式的作品」。喬埃斯感到嫉妒，他提出，辛格的作品太短而無法形成一個戲劇，他並提出，對於愛爾蘭來說，必要的不是一幕劇的演出，而是無法予人反駁餘地的真正的藝術。然而，幾年後喬埃斯在第里雅斯特親自將辛格的《騎馬下海的人》（*Riders to the Sea*, 1904）翻譯為義大利文，之後在蘇黎世時代，當他的妻子諾拉在這齣戲劇當中擔任配角時，喬埃斯甚至協助這齣戲劇的上演。對於喬埃斯而言，「西邊」的問題處於一種相當曲折的狀態。這方面的相關故事依據理查·艾爾曼（Richard Ellmann, 1918-1987）《詹姆斯·喬埃斯傳》（*James Joyce*, 1959）當中詳細的傳記描述。

## airiti

巨大的敗北感、自我欺瞞的破局、以及隨之而來靜謐啓示般的時間向賈柏瑞襲來。從這個場景到〈死者〉最後幾頁的文章，呈現賈柏瑞站在深夜窗邊，俯視撲倒床上哽咽哭泣的妻子時的內心獨白。這是喬埃斯創作生涯中所寫過最具張力、如影像般的優美篇章。他所不知道的妻子如過去亡靈般出現在眼前，粉碎他所有的自負與信念。清澈的溫柔憐憫伴隨對於妻子、自身、以及芸芸衆生的情感，湧上心頭。就像年紀輕輕便逝去的青年費瑞一樣，總有一天大家都將化爲影子——不管是叔母們、自己、或是妻子。突如其來地，以纖細顫抖的歌聲唱著新娘之歌的年邁叔母朱利亞之身影浮現眼前。似乎可以看到，叔母如入睡般躺在寢室床上，身穿喪服的自己與其他近親圍繞著她哭泣——這是不久之後將確實到來的守靈夜情景。<sup>9</sup>

寬容的心情與愛情、啓示使得賈柏瑞眼泛淚光，窗外雪景滲開般地搖晃。「他的靈魂走近了那些陰魂盤據的領域[……]他自己的存在也逐漸淡入那灰色不可理解的地界：這些死者曾經一度生存的具體世界，也逐漸消散湮滅。」(Joyce 2009: 287)在這悲痛的句子之後，賈柏瑞的獨白以及整部小說都以下列段落告結：

窗櫺上幾許輕輕的滴落聲，引起了他的注意。窗外又開始下起雪來了。他帶著睡意，望著銀白灰濛的雪花，斜斜落在路邊的燈火下。該是他啓程西行的時候了。是的，報紙說的沒錯：大雪紛飛，鋪滿整座愛爾蘭島。大雪落在黑色中央草原的每一吋土地上、落在光禿禿不見一草一木的山丘上、輕輕地落在愛倫沼澤上、輕輕地落在更西邊的香儂

9 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1906-1987], 1987)導演偉大的遺作《死者》(*The Dead*)將原作當中的會話以非常忠實而精緻的方式加以演出，製作具有豐富詩意的電影。在電影當中，原作當中並不存在的朱莉亞叔母的守靈夜場景，作為極端短暫但給人深刻印象的影像出現。

河上，那黑色詭譎的河水之中。大雪也落在麥克·費瑞安息的山丘上那孤寂的墓園上。厚厚的飄雪堆積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也落在墓園小門的欄杆尖上和光禿的荊棘之上。他的精神逐漸進入恍惚的昏睡狀態，他聽見雪花落在大地的微弱聲響；悄然落下，彷彿進入最後的旅程，落在所有生者與死者身上。(Joyce 2009: 287-288)

「該是他啓程西行的時候了」這個句子當中，「西行」(westward)的關鍵性字彙所含帶的賈柏瑞 / 喬埃斯之決心，不只是創作上的修辭。書寫本文五年後終於實現的喬埃斯與諾拉的阿倫島之旅、高爾威訪問，早在此時便已作為一種啓示，埋下伏筆的種子。當喬埃斯決心越過將愛爾蘭二分為東西兩側的香儂河西側，踏進塞爾特人的聖域之際，他深信，該土地對於現代人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死亡的領域，同時又是約定再生之國度，是原已受到否定消去的塞爾特精靈無區別地降雪於所有死者與生者之上的愛爾蘭本身，同時也是所有人歸屬的「世界」本身之原理得到彰顯的土地。在進步主義者喬埃斯的現代幻想受到擊碎之場所，再也沒有殘留復古的塞爾特幻想侵入的餘地。此時，愛爾蘭對於喬埃斯來說，首次成為與「世界」同等大小——再也沒有任何理由讓他受到這個島的物理性束縛。

提供解讀喬埃斯《尤里西斯》(*Ulysses*, 1922) 鎖鑰的重要章節〈庫克羅普斯〉(“Cyclops”) 當中，與〈死者〉當中愛國者同樣的詰問不厭其煩地反覆出現。以1904年6月16日單單一日早晨至深夜的都柏林為舞台的長篇巨作後半，徘徊街頭的猶太人主角利奧波爾德·布盧姆(Leopold Bloom)在黃昏時分進入某個酒吧，受到綽號「公民」(citizen)的某個狂熱民族主義者男性糾纏。「公民」對塞

# airiti

爾特文化帶有憧憬，否定所有英國的事物，露骨表現其對外國人的排斥。在他與「公民」的討論當中，出現以下的對話。

—可是你知道什麼叫民族嗎？約翰·懷士說。

—知道，布盧姆說。

—是什麼呢？約翰·懷士說。

—民族嗎？布盧姆說。民族就是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的同一人。

—天主哪，內德笑著說。要是那樣的話，我就是一個民族了，因為我已經在同一地方生活了五年了。

這麼地，當然人人都笑布盧姆了，於是他就想方設法地給自己解圍：

—要不，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也行。

—那我就可以算了，約翰說。(Joyce 2005: 718-719)

國族主義的暴力在國家統合瀕臨危機的時代，濫用場所(place)、民族(people)、國家(nation)等概念，以審問異端的方式竭力試圖劃定「愛爾蘭自我」界線。在此場景中，國族主義的暴力作為主角布盧姆自我否定式的「國家」定義，展現其化為殘骸後的姿態。越深入逼問，指示歸屬概念的語彙越離開自身存在，化為空虛的記號懸吊在半空中。此處布盧姆充滿苦澀的回答，與〈死者〉當中邊質問賈柏瑞「你的國土、民族、國家為何？」邊將他從愛爾蘭人的範疇排除的艾佛斯小姐之用字遣詞，驚人地如出一轍。

更進一步地，此處內德的「要是那樣的話，我就是一個民族了」一語雖是詭辯，同時也是直戳「國家」概念的脆弱性之重要台詞。在此，我們聽到導論討論的加勒比海詩人德瑞克·沃克特(Derek

# airiti

Walcott, 1930-2017)的詩作〈帆船逃避號〉(“The Schooner Flight”)當中“and either I’m nobody, or I’m a nation”同樣的句子。雖然說，前者墮落於陳腐的玩笑當中，後者則以諧謔的方式，從痛苦深淵中毅然奮起，兩者之間形成極大悖論。

\* \* \*

2003年6月16日在沖繩胡座<sup>10</sup>的某個愛爾蘭酒吧，沖繩列島各地有志者號召舉辦了多語朗誦會以慶祝《尤里西斯》中特別的一日在九十九年後的「布盧姆之日」。主辦單位選出〈賽任〉(“Sirens”)與〈庫克羅普斯〉的同一段落，以十個以上的語言與方言加以變奏朗讀。利用此一難得的機會，沖繩詩人高良勉做為世界首次的創舉，將前述〈庫克羅普斯〉引文接續的段落翻譯為琉球語，歌唱般地輕快朗誦：

Anshin wanne, umichichi  
shikannsattei, kurushimiaritoru (民族) nu (一人) nnyaibikutoyo,  
burumuya iinba. naman, annyaibindo.  
nama, kunumayatein.  
(…)

Nusumi torate, useratte, akusatte,  
kurushimiratteruibindo, deiareabitan.  
Ataime watta mundouyashi,  
nusumi toratteidouibindo. nama,  
kununamayatein, dei (手) jikuni  
(振) iagi gachina, areabiyabin.  
Morokkoje (奴隸) yaichimu.<sup>11</sup>

同時，布盧姆說，我也屬於一個受人仇視、被人迫害的民族。現在也仍是如此。就在當前。就在此時此刻。

老天，他那根老雪茄屁股差點兒燒了他的指頭。

一遭搶劫，他說。遭掠奪。受侮辱。受迫害。把理應屬於我們的東西搶走。就在此時此刻，他舉起拳頭說。被人在摩洛哥當作奴隸或是牲口拍賣。(Joyce 2009: 721)

10 譯注：位於沖繩市。

11 由高良勉所翻譯的〈庫克羅普斯〉以及〈賽任〉的段落收錄在當天會場

## airiti

置身此一朗讀現場，聽著離散各處各種聲音之聲響，我深深體會到，透過喬埃斯，關於「西邊」的根源幻想被打破，愛爾蘭的一部份開始在世界各地展開漂流。喬埃斯終結於《芬尼根守靈夜》的生前創作結束後，愛爾蘭的一部份甚至脫離了喬埃斯之手，藉由19世紀以來據說有數千萬人的愛爾蘭海外移民及其後裔，沿著受嫌棄迫害的所有「民族」的內海中懸浮的群島狀連帶，廣泛地散佈於世界各地。我們在胡座所目擊的，正是蘊含上述不可思議寓意性的愛爾蘭與喬埃斯，在「群島－世界」某個岸邊漂流上岸之身影，同時也是來自於Hi-Brazil的海潮抵達裊裊「國家」岸邊時的潮聲。

話說在琉球弧西南海角八重山群島南端的與那國島以及波照間島，自古以來流傳著叫做「南渡難／南與那國」（ハイドウナン）以及「南波照間」（パイパティローマ）的南海樂園島嶼之存在。《尤里西斯》刊行前一年的1921年，周遊八重山群島的柳田國男（1875-1962）也在《海南小記》中記錄波照間島的相關傳承如下：

波照間島孤立於石垣西南11里外的海上，再過去只有茫茫太平洋，勉強要說鄰近處唯有臺灣。然而，來到這裡卻又有「バエパトロ」之說。「バエ」就是南邊，就像我們將南風稱為ハエ一樣，「パトロ」就是波照間的方言說法。該島的人們相信著，在波照間島南邊的海上，存有一個稅吏不知道的極樂之島，隱藏於浪濤之中。（柳田國男 1925：173）

---

發放的手冊 *Polyglottal Ulysses: Bloomsday in Okinawa 2003*。這個聚會是由今福龍太所發起在琉球大學的石川隆士（愛爾蘭文學）以及喜納育江（美國文學）的協力下，在沖繩市的酒吧The Morrigan's的二樓，大家手持浮著綿密泡沫的Guinness生啤酒而即興演出。《尤里西斯》的文本被變奏為英語、日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巴西殖民語、俄語、德語、義大利語、韓語、關西腔、琉球語等十二種語言與方言。這個聚會的紀錄簡潔地整理在《山口昌男山脈》No.3（國書刊行會 2003）。

airiti

眾所皆知地，近世史上大和（江戶幕府）、薩摩藩、琉球王朝從北到南的多層壓榨階層構造成立後，最為脆弱、在南邊沒有其他壓榨對象的波照間島之部分島民，爲了逃脫人頭稅<sup>12</sup>的惡政，走上「脫島」之途。他們離開自己所在的島嶼，以更南邊的樂園爲目標，划著小舟越過外海。他們抵達何處、開創了什麼，傳說中沒有交代。試圖在南洋探尋八重山人的痕跡，或是在琉球弧南海、臺灣、菲律賓或越南的海岸找到「南波照間」的實際位置，這些嘗試都是徒勞的。根據島上的傳說，南波照間的模樣就像隨著漲潮退潮出現或沉沒的暗礁。有位耆老曾說：「以前從波照間，可以看到在我們的島／波照間島（ベシイマ）巳時（南南東）方位處的島上燒佃的煙。那個島不知何時沉到海底，再也看不到了」（石垣繁 1988：102）。這樣的口傳，拖曳著「ハイ」（「パイ」）在聲音上令人驚異的偶然共鳴，與海市蜃樓般出沒於太平洋海面上的Hi-Brazil之身影神似地重疊。愛爾蘭跨越生死臨界朝向「西邊」之視線，作爲反映琉球弧向「南邊」脫島的絕望記憶之想像力，至今仍存在於人們的無意識當中。

位於與琉球弧共有海域的東亞群島圈、具有顯著文化孤立性與固有性的石／風之島濟州島，也可觀察到同樣的想像力表現。史前時代，在東中國海、濟州海峽、玄海灘之間的荒洋中噴出形成

---

12 譯注：從1637年開始，琉球王國爲了向支配者的薩摩藩納稅，開始針對宮古島、八重山群島等離島居民收取稅金。以十五歲到五十歲的男女爲對象，依照年齡、性別、身分、居住區域的耕地狀況來計算納稅數額，以金錢或農作物繳納。但旱災或颱風等農作物減產的時候，仍須依規定的數額繳納，帶來居民帶來沉重的負擔。廢藩置縣後，此一政策仍持續進行，以籠絡舊琉球王國的既有利益階層，直到1903年才廢止。



圖4 (原文247頁)

由孤島的感情所衍生出來的死者之島／樂園之島幻想，進而被含括到更廣大的島鏈之中。

的火山島濟州島，作為孤懸汪洋的火焰升起之島，很長一段時間是個沒有人靠近定居的無人島。然而，正是這始源無人島之特性，鍛鍊了上古時代漂流上岸此島的人們最為原始的生命力，刺激新生活的創造。實現了再生循環的無人島，再生為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所謂真正的無人島，形塑島民的生活樣態。然而，在玄武岩熔岩層包覆的貧瘠土地、北風肆虐的嚴苛自然條件中的孤立與困苦、以及對於出海捕魚被

巨大海浪吞沒消失的男性家族之絕望追憶當中，不知從何時開始，濟州島人內心深處開始產生甘美而痛苦的之心情：否定現實存在的濟州島，追求懸浮於遙遠南方海上的永恆之島、想像的樂園「離於島」之幻影。漂流民原本就具有的古代集體旅愁，歷經嚴酷的孤島定居經驗，變成作為觀想的鄉愁。(圖4)

當代韓國詩人高銀(고은)歷經長時間居留後所寫的《濟州島》，探究此島嶼的歷史與精神風土具有宇宙規模之全體性。在書

# airiti

中，他發揮詩人的風格，提到島民——尤其是女性島民的勞動歌謠，試圖聽取強烈影響他們意識的幻影之島離於島的迴音。

離於島啊 離於島啊  
離於 離於 離於島啊  
聽到離於 便潸然淚下  
請不要再提起離於了  
你看 前往江南的 海南之路  
離於島就在 旅程的中央  
（濟州島女性的挽白歌謠）  
離於島啊 離於島啊  
即使這隻船槳快折斷了  
我的手腕將會折斷嗎？  
在漢拏山 難道沒有  
堅硬的木材嗎？ 離於島啊

（高銀 1989：36）

傳說中，離於島是女人們的伴侶漁夫因船難或颶風被水沖走，成為死者漂流上岸的絕海孤島。或者是，漂流到汪洋大海中，拼命掙扎試圖存活，用盡全身力氣後邁向死亡的瞬間，漁夫們腦海中閃過的白色樂園。離於島為摯愛的家人作為死者度過永恆之生的場所，對於所有濟州島的人來說，成為唯一能夠淨化與救贖現世苦難的世界。藉由以下文字，高銀肯定存在於人們意識深淵中的道理——正因濟州島作為一個島嶼獲得了完整的生命，離於島才會同時被創造出來：

濟州島作為濟州們的現在而受到確認，在島上的孤獨與苦難、以及與他們永無止盡的忍耐並行的所有不幸，讓離於

## airiti

島成爲希冀的頂點而被創造出來。因此，她們光是聽到離於兩字，就會開始落淚，表現出觀想上的感動。離於島是相對於濟州島的另一個濟州島。它否定濟州島的現實，但它的語感中帶有還原至濟州島的意涵。(ibid.)

反過來說，幻想之島的創生，正是島嶼真正的創生。若是如此，不管是什麼樣的島嶼，總是不斷希冀島嶼作者爲分身的離於島。透過與分身的永恆之島之間幾近受到拋擲的緊張關係，確認其對於自身的執著與愛。高銀表示，人們在日常的孤愁中幻視的離於島，可說超越了嚴峻凝視自身生活後的自我否定，立志回歸謙虛生活的一種「還相回向」<sup>13</sup>。接著，他繼續這樣寫道：

如前所述，濟州島的人們不是前往離於島，而是從濟州島嚮往離於島。[……]當他們透過觀想實現他們的離於島出埃及記時，他們所到達的地方，不外乎就是他們自身所否定的濟州島。[……]倘若未曾經歷否定某個人事物的「真實之痛」，那就無法傾注愛情於其。濟州人想必是藉由此一強韌自我否定的層次，達成了對於濟州島之愛。(ibid.)

不管是Hi-Brazil、南波間島、或是離於島，都是海市蜃樓般的觀想之島，起源於人類共同體絕望地追求精神平衡之衝動。它們確實是理念的產物，但由於根植於島嶼極度具體的生活情感，它們同時也是群島必然產出的感情複合體中無可取代的具體之物。苦澀甘美的女性歌謠旋律傾訴的強烈聲音具體性，正是來自於此。

如今，對於異鄉樂園島嶼的視線，又藉由現代離散下遠離島嶼、

13 譯注：佛教淨土宗的語彙，意指往生極樂世界的人再次回到人世，引導眾生。

# airiti

居住異邦的離散島民及其兒女，即將受到翻轉。離開愛爾蘭、琉球弧、濟州島等出身島嶼，離散到現代世界各個角落生活的人們及其後裔，如今能以何種觀想與具體性的比例，來幻視Hi-Brazil、南波照間以及離於島呢？對於命定死於異鄉的他們來說，離散的場所是否就是他們屈折的離於島？抑或，無法歸返的父祖之島已化為憧憬的離於島？不對，如果高銀所謂的還相回向軌跡已內含於離散之民的移動路徑中，不管是現代的移民或是流亡者，或許再也不會受到無由的鄉愁囚禁。現代的離散要求他們對於出身島嶼及其痛苦分身進行雙重的拋擲，藉此，試圖創造出全然接受第三島嶼——從未知氣泡中浮現的新居所——之形式。這也可以同時成為我們對於出身島嶼表達清澈愛情的一種全新創造形式。

「在聖布倫丹的島上，我的野心破滅了」。喬埃斯在《芬尼根守靈夜》中如此寫道。然而，他在其他章節中又說：「聖布倫丹的地函將克里米亞巴西海洋染白」，導引人們前往誓約之地。希望突如其然地促成沉潛海底的地函隆起，以火山的泡沫與熱能將大海染白，最後，未知島嶼Hi-Brazil出現在海上。島嶼也繁茂了生產紅色染料的活潑樹林，藉由尤里西斯式的世界構想力，開始在我們新的世界地圖中，形成未知群島。喬埃斯不斷促使我將愛爾蘭重新擺放在那樣的群島視野下，正是因為，東亞的群島同樣懷有重新召喚Hi-Brazil的現代冀望。

## 引用書目

Joyce, James (詹姆斯·喬伊斯) 著，金隄譯(translated by Jin, Di)。2005(1922)。〈庫克羅普斯〉“Kukeluopusi” [Cyclops]，收錄於

# airiti

《尤利西斯（上）》 *Youlixisi (Shang) [Ulysses (1st)]*，頁718-719。  
臺北(Taipei)：九歌(Chiuko)。

Joyce, James (詹姆斯·喬伊斯) 著，莊坤良譯(translated by Zhuang, Kunliang)。2009(1916)。〈死者〉“Si Zhe” [The Dead]，收錄於《都柏林人》 *Dublin Ren [Dubliners]*，頁227-288。臺北(Taipei)：聯經(Linking)。

Joyce, James. 1992(1922). “Cyclops,” in *Ulysses*, p.430. London: Penguin Books.

——. 1992(1939). *Finnegans Wake*. London: Penguin Books.

——. 1996(1916). “The Dead,” in *Dubliners*, edited by Robert Sholes and A. Walton Litz, pp. 188-189. London: Penguin Books.

——. 2000. “The Mirage of the Fisherman of Aran: England’s Safety Valve in Case of War,” in *Occasional, Crit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 edited by Kevin Barry, pp.201-2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柳田國男。1925。《海南小記》。日本：大岡山書店。

石垣繁。1988。〈パイパティロー説話の世界観〉，收錄於《八重山文化論集第三集》，八重山文化研究会編，頁88-105。沖繩：ひるぎ社。

高銀（고은）著，梁哲豪譯。1989。〈もうひとつのイオド〉，《濟州島》第一号，頁34-52。日本：新幹社。